

少数民族史志丛书

傈僳族簡史簡志合編

(初 稿)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K
H285.6
1

K285.6
1

5.7

傈僳族簡史簡志合編

(初 稿)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63年10月·北京

前 言

为了反映建国十年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反映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新的面貌以及新的民族关系，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向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在1958年組織所内外大批人员，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面繼續进行社会历史調查（这一工作从1956年即已开始），一面开始编写《少数民族史志丛书》（各少数民族的簡史、簡志或簡史簡志合編），到1959年底，大部分书稿都已写出初稿。

这几年来，虽經迭次修改，質量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錯誤。現在不加改动的把这些初稿印刷出来，一方面为了保存資料，免于散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目的，則是为了便于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以便今后能够組織适当力量加以修改、充实和提高，逐个的达到公开出版的要求。因此，我們希望各地的有关党政机关的領導同志、科学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能够多給我們以批評和指正。

1963年10月

〔 981 〕	平水語坐贊補許升文清吳入歸謝	三
〔 321 〕	海寧任吳入歸謝	四
壬金揮已命華又壬金北的吳入謝謝謝車內 章江第		
〔 321 〕	謝義	

目 录

僂僂族分布略图

图 片

緒 論	〔 1 〕
第一章 僂僂族人民簡史	〔 5 〕
一、八世紀以來的僂僂族人民	〔 5 〕
二、十八、九世紀僂僂族人民起义	〔 11 〕
三、怒江地区的开拓	〔 26 〕
四、近現代僂僂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 33 〕
第二章 解放前僂僂族的社会經济及文化面貌	〔 38 〕
一、低下的生产力水平	〔 38 〕
二、怒江地区的土地制度和剝削关系	〔 42 〕
三、怒江地区家長奴隶制的崩潰	〔 53 〕
四、內地区土地制度和剝削关系	〔 56 〕
五、社会組織、物質生活及精神文化	〔 58 〕
第三章 僂僂族人民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	〔 78 〕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僂僂族人民跨入新时代	〔 78 〕
二、內地区僂僂族人民胜利完成民主改革	〔 87 〕
三、怒江区僂僂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 92 〕
第四章 怒江等地僂僂族人民直接地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 101 〕
一、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 104 〕
二、大力发展以农业为主的各項經济事业	〔 121 〕

三、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 [129]

四、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135]

第五章 内地僑胞族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138]

一、胜利地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人民公社化..... [138]

二、政治、经济建设事业的成就..... [141]

三、人民物质文化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143]

[1] 第一章

[3] 第一章

[8] 第一章

[11] 第一章

[32] 第一章

[33] 第一章

[33] 第二章

[33] 第一章

[34] 第二章

[35] 第三章

[36] 第四章

[36] 第五章

自叙对社员、革委会及社员代表大会..... 第三章

[37] 第四章

[37] 第一章

[38] 第二章

[39] 第三章

会前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 第四章

[101] 第五章

[101] 第一章

[101] 第二章

緒 論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勤劳勇敢的傈僳族人民是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全国傈僳族人口共有26万5千多人，分布在云南省的有26万余人；其中聚居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12万人；杂居在丽江专区有5万5千余人；迪庆藏族自治州4万2千余人；大理白族自治州1万4千余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2万1千余人；楚雄彝族自治州8千余人。分布在四川省西昌专区约5千余人。傈僳族大都居住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两岸海拔1500—2500米的河谷山坡台地上，结成10—50多户的小村落。除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傈僳族较大的聚居区外，其余分布在丽江专区及大理、德宏、楚雄各州以及四川省西昌专区的傈僳族，多数与汉、白、彝、纳西等族人民交错杂居或小块聚居，因而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傈僳族居住的河谷地区，土质肥沃，雨量充沛，森林密茂，矿产丰富；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怒江河谷两岸，土质多为腐质土及黑沙土，宜于种植苞谷、水稻；河谷气候温热，常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7度至26度之间；平均降雨量为2,500毫米，每年日照约

为1,900小时。怒江两岸森林密布,各种林木及植物多达数百种,据初步调查,木材储量达4,000万立方米。药材如贝母、黄连,经济作物如漆树、桐子、核桃等,数量极为丰富,因而有“植物宝库”之称。怒江两岸的高山中蕴藏有丰富的云母、水晶石、绿柱石及铁矿。这些丰富的森林、药材、矿产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是我国西南著名的三大峡谷,特别是怒江,高黎贡山雄峙于西,碧罗雪山屹立于东,山势陡峭,江水奔腾,不但景色极为壮丽,且亦成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天然屏障。当地傈僳族及其它各族人民长期以来便生息劳动和繁衍在这三条大江的两岸。

傈僳语属于汉藏语系彝语支,它与拉祜、纳西语最相近。特点是:①以单元音为主,除i、u作介音时与其他元音相连外,各元音都不能相连。②有区别词汇意义的声调六个,其中有两个紧调和松调。③辅音清浊相当,除汉语借词外,辅音不出现在音节的末尾作韵尾。④语词以复音词为主,单音词多半是词根或根词。⑤各类词在句中的位置比较固定,通常是主语在动词前,动词在宾语后(即主——宾——动)。如“我干活儿”,则说“我活儿干”。⑥修饰的形容词通常都在名词后,如“好人”说成“人好”。

傈僳语虽然分布的广,但各土语的语法无甚差别,词汇也基本相同,彼此都可互相通话。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内各族人民都通用傈僳语言,内地区的傈僳族除使用傈僳语外,也有能讲汉语或其它民族语言的。

傈僳族原有两种文字,一种是音素文字,一种是音节文字。

音素文字是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为进行文化侵略而拟制的，用它印刷基督教圣经和赞美诗等，让傈僳族教徒诵读，并借它传播“西方文明”麻醉怒江各族人民。音节文字是维西县农民“汪然波”创造的，字的形体象汉字，一字样代表一个音节，约有五百个字，仅在维西三、四区一带部分地区使用。上述两种文字都存在严重缺点，不能作为全民交际工具。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傈僳族人民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要求创制一种能全面反映傈僳语言的全民文字，党根据群众的要求曾先后组织语文工作人员对傈僳语言作了调查研究，确定了以碧江傈僳语为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并拟定了与汉语拼音方案相一致的、采用拉丁字母的文字方案。（附新傈僳文字母表）

TOTET EILMADI (声母)

1. EILSSAT ZOQ (韵母)

b p bb m w

f v

d t dd n

Z C ZZ S SS

zh cn rr sh r

j q jj x y

g k gg ng n

2. EILMA ZOQ

i ei ai a o u e ia io ua ui

傈僳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与汉族、白族及纳西族人民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傈僳族人民使用的许多铁质工具和生活用具大多数是从汉族及白族、纳西族地区输入的；

僂僂族人民在生产中大量使用耕牛犁地也是从汉族、白族人民当中学会的，在他們所唱的生产調中便有从汉族及白族学犁耕的調子。僂僂族在房屋建筑、織麻等手工操作方面也受到白族及納西族的很多影响。历史上在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統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僂僂族人民也与汉、白、納西、彝、藏、怒等族人民紧密地結合在一起，結成了战斗的友誼，共同締造了祖国光輝的历史。但是在长期封建統治者的大民族主义压迫下和狹隘的民族主义情緒支使下，各族人民之間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隔閡。解放后僂僂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提高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指引下，內地区約15万僂僂族人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怒江自治州及德宏自治州等边疆地区的10万多僂僂族人民在党的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針的指导下，約有45%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初級农业合作社，超越了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迈进。

第一章 僂僂族人民簡史

一、八世紀以來的僂僂族人民

僂僂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公元八世紀便居住在雅砻江及金沙江兩岸的廣大地區。長期以來便與漢、白、彝、納西等族人民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僂僂族在唐代是“烏蠻”的一個組成部分，他是彝語集團的一支，與彝族、納西族有著密切的親屬關係，在唐代同屬於“烏蠻”部落集團中的一員；因而文獻上也把僂僂與彝、納西（摩梭）等族並稱為“東蠻”或“東烏蠻”。根據唐代樊綽《雲南志》的記載，當時的僂僂族主要分布在茫部（今四川省昭覺縣一帶）、台登（今四川省冕寧縣）、笮都（今鹽源縣一帶）等地區，受東蠻“勿邛”部落大鬼主苴夢冲及“兩林”部落都大鬼主苴那時的統治^①。吐蕃與“南詔”奴隸制政權之間

① 樊綽《雲南志》名類第四：“栗粟兩姓，雷蠻、夢蠻皆在茫部、台登城東西散居，皆烏蠻、白蠻之種。”《新唐書》南蠻傳下：“又有栗粟二姓，雷蠻二姓，夢蠻三姓，散處黎、樹、戍數州之鄙，皆隸勿邛。”大鬼主即部落的政治和宗教首領。栗粟即今僂僂的先民，雷夢二蠻可能為納西族先民的两个部落。

为了争夺对西昌、丽江、永胜、宁蒗及迪庆高原等地的统治权是不断地进行拉锯式的战争的。公元789年（唐贞元五年），原属南诏统治的“勿邓”部落遭受吐蕃青海大酋乞藏遮遮及腊城酋颌悉多楊朱、淪东柴等的攻击，而属于“勿邓”统治下的“僂僂”“雷”“梦”诸部落也备受吐蕃的蹂躏与“勿邓”部落毗邻的“两林”部落都大鬼主苴那时便会同“勿邓”部落请求四川节度使韋皋派兵援助。韋皋为了支持南诏以牵制吐蕃，便“遣精卒二千与蛮共破吐蕃于台登，杀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腊城酋悉多楊朱及淪东柴等。虏墜死崖谷不可計，多获牛馬鎧装”^①，在韋皋的援助下，“勿邓”“两林”及所辖“僂僂”“雷”“梦”诸部落人民一致奋起，击潰了吐蕃的进攻，唐皇朝在这次战役之后賜封“两林”部落都大鬼主苴那时为順政郡王，封“勿邓”大鬼主苴梦冲为怀化郡王^②，繼續統治各个部落。当时的僂僂还一直处于“勿邓”、“两林”两个强大的部落大酋长統治之下，是一些分散的氏族^③和小部落，尚未形成較大的和統一的部落組織。

十至十三世紀（宋、元兩代）文獻上很少有關僂僂的記載。

十四世紀以後（明代）文獻上有關僂僂族的記載增多。据明景泰（十五世紀中叶）云南图經卷四載：“有名栗栗者，亦罗罗之別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帶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則掘取草木之根以給日食；歲輸官者，唯皮张耳。”这段記載仍然把僂僂列入“罗罗”（彝族）的一支，可見当时僂僂尚未形成一个統一的族的共同体，在經濟生活方面还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还没有进入农业耕作阶段，在男女間只有自然的分工，男子以狩猎为主，妇女以采集为主。但他們必須把猎获的兽皮繳納給官家。

十六世紀中叶，大部分僰僰族仍然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据明嘉靖（十六世紀前半叶）年間楊慎編纂的《南詔野史》下卷，南詔各种蛮夷記載：“力歹、即栗栗，衣麻披氍，岩居穴处，利刀毒矢，刻不离身，登山捷若猿猱。以土和蜜充飢，得野兽即生食，尤善弩，每令其妇負小木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伤妇，从此制服西番。”

但各地僰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十五、十六世紀居住在丽江、維西一帶的大批僰僰族淪为丽江納西族木土司的农奴及奴隶。据丽江府志載：木土司在其領地內設有“庄奴”（即私庄农奴）及“院奴”（即家奴）共2,344人之多，在这些农奴及奴隶中僰僰族占大多数，其余为納西族及白族。这些农奴完全依附于木土司的

① 《新唐書》韦皋傳。

② 《新唐書》南蛮傳下略：“詔封直那時为順政郡王，直夢冲为怀化郡王，丰巴部落大鬼主驃傍为和义郡王，給印章袍带，三王皆入朝，晏麟德殿。”

③ 云南僰僰族的氏族图腾名称有虎、熊、猴、羊、蛇、鳥、魚、鸡、蜜蜂、荞、麻、菜、竹、柚木、霜、犛、船等廿余种。民間对于各种氏族的崇拜物均有种种传说：虎氏族認為他們有一个女祖先上山打柴，遇一大虎，虎变为一青年男子便与僰僰女子交配，以后所生子女即为虎氏族，僰僰語称为“腊扒”。凡虎氏族成員上山不准猎虎。猴氏族也有一个传说：很早以前有一僰僰族女子好吃懒做，吃了东西之后，照例坐在火塘旁烤火，父母对这个姑娘也无办法，家中好吃的东西和粮食都被这姑娘吃完了，老父亲非常生气。有一次，老父亲想了一个办法来惩处这个好吃懒做的姑娘：老父亲预备了一餐很丰盛的飯食摆在竹篾桌上，又在火塘旁放了一块烧紅的铁块。这个姑娘見父亲预备了丰盛的飯食，就饕餮欲滴，乘父亲走出房屋后，便悄悄地將飯菜偷吃了。吃完之后照例往火塘边坐下。不料正好坐在这块赤紅热的铁块上，登时痛得她两股痛不可忍，立刻呼口号狂奔逃往山林中，不敢回家。这个姑娘在森林中許多年与巨猴婚配，生下的子女臀部都是紅的，这就是猴氏族的祖先。猴氏族崇拜巨猴，最忌人罵自己是猴子，不能用猴皮做箭包。

私人庄园土地上，无人身自由，可以任意被“庄头”吊打及轉卖；“院奴”則終身為土司服家庭勞役，不得脫離，亦无人身自由，實際上成了一個簡單的“會說話”的工具。奴在遇土司有軍事行動時則充當兵丁，一般農民也要按照村寨居住地區承擔土司的各種勞役雜派和充當兵丁。當時麗江縣境四周山區及沿麗江金沙江兩岸的居民主要是傈僳族，這些傈僳族要向木土司繳納沉重的苛派。據麗江府志記載，在十六世紀的整個年代里，麗江土司木德、木高統治期間，每年向“四山野夷”征收的錢糧賦稅即達銀一千七百余兩，各村寨還要分別承擔木土司的馬匹、糧草、麻布、肉食、竹篾器等數十種實物貢納，還要承擔抬轎、牽馬、推磨、養豬、運料等各種佚役。僅麗江鳴音鄉一個30多戶傈僳族居住的小村寨當時每年即須向木土司繳納馬草一千捆，麻布二百匹，由此可見傈僳族人民在木土司的苛派之下，生活是極為痛苦的。

十六世紀（明嘉靖至萬历年間），麗江土知府木氏與西藏兩個封建統治集團之間為爭奪中甸、維西（即臨西）、寧蒗的統治權而矛盾日益加劇。十六世紀的整個年代里，在矛盾尖銳化的情況下，兩個封建統治集團之間終於爆發了斷斷續續長達80余年的戰爭。這時，木土司為了建立自己對上述地區的統治權力，不惜連年征調各族人民充當兵丁與西藏統治集團作戰。當時大批傈僳族人民被迫抽調為木土司的兵丁，參與了對藏族的戰爭。

據麗江石鼓銘文記載：公元1548—1549（明嘉靖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西藏兩次派重兵進攻臨西縣（今維西縣）及巨津州（今麗江巨甸），土司木高“率領勇兵殄賊兵二十余萬，首級二千八百余顆，如破竹然。”在攻打維西的幾次戰役中，傈僳族兵丁

都置于战斗的最前列，用巨木撞击城堡，几次击败了防守維西的藏兵。但在本土司封建的大民族主义和歧视之下，傈僳族兵丁所受待遇是极为苛刻的，这些兵丁在不堪本土司的重压之下，被迫渡过澜滄江越过碧罗雪山进抵怒江。与此同时，明将邹应龙又带兵征伐大姚鉄索箐的傈僳及彝族，又有大批的傈僳族整个氏族、整个家族地向澜滄江、怒江西迁。当时属于蕎氏族的“木必”家族，在战胜了藏兵之后，也在头人“木必扒”的率领下，于十六世纪中叶进入怒江地区，这是进入怒江地区最早的一批傈僳族，也是傈僳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这些傈僳族到达怒江地区之后，又与当地土著居民怒族及早已居住在这里的佤族发生了冲突；傈僳族头人强占了原来属于怒族的土地和村寨，并且虏掠人口为奴，同时把原先居住的佤族挤到保山及騰冲以北的山区，这就是怒江傈僳族及怒族人民中广泛流传着的“摆史”的故事。傈僳人民在逃亡和迁徙的生活中，氏族組織逐渐瓦解了，形成以家族及村落公社为单位的社会組織，經濟生活也基本上按照家族近亲关系作为維系的主要紐带，在村落公社内部形成以家族为主的“伙有共耕制度”，傈僳族称呼这种共耕制为“貝来合”，在这种共耕制中，土地、牲畜都属于家族公有、集体耕作、放牧，并采取按戶平均分配的原始分配方式。伴随着村社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初步分化，私有制度已经逐渐发展了。头人“木必扒”进入怒江地区后，即大肆强占土地，搶掠土著居民怒族及独龙族为家庭奴隶，这样一来头人便逐渐集中了較多的土地和奴隶，成为“初波扒”（富裕戶）。当时头人及最先到达开辟寨子的人占有土地的方法有以下几种：垒石为界，結草圈地，削树尖，立木柵等。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原始的公有制及家族血緣紐带

的牽制，頭人的土地还是在家族关系的掩護下通过“共耕”的形式来实现其生产意图；这样一来，伴随着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也就出现了最先的剥削，虽然这种剥削是很轻微的。

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二百多年中，傈僳族人民在清皇朝大民族主义的反动統治下遭受着更为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經濟剝削；从1803年至1892年傈僳族人民被迫进行了两次規模更大的迁徙，^①这是傈僳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轉折时期；在不断的战争、逃亡、迁徙当中，一方面使傈僳族的居住区域扩大和分散为許多小块，形成与其他民族交錯杂居及小块聚居的分散状态；同时在与其他民族經濟文化交流和本民族内部生产力水平逐漸提高的情况下，氏族公社最后終於崩潰，只剩下一个躯壳。但是，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傈僳族的社会經济发展水平也是不平衡的：丽江、永胜、維西、兰坪、云龙及西昌一带的傈僳族人民分別处于汉、白、納西、彝等民族的封建領主、地主及奴隶主的統治之下，民族内部的階級分化也較為显著，已出现了剝削階級和为封建統治者服务的封建小头目，如伙头、闍长、排首等等；居住在大小凉山周围的傈僳族内部則已出现了一些中小奴隶主。这些地区的傈僳族在生产上則已过渡到农业生产或半农半猎，并且普遍的使用了犁耕。据清《云龙州志》載，当时云龙傈僳族农民的生产情况是：“亦事耕耘，饒黍、蕎、稗。”康熙元謀县志記載該地傈僳族已

① 第二次大迁徙是1803年（清嘉庆八年），清朝派云貴总督覺羅琅玕鎮压了維西傈僳族农民領袖恆乍綑所領導的起義之后，数以万計的傈僳族人民大批地迁入怒江及德宏地区。第三次大迁徙是1821至1862年間，清朝派重兵鎮压了永胜傈僳族唐貴、丁洪貴等所領導的反土司、抗清运动之后，又有数以万計的傈僳族人民迁往瀾、怒两江及怒江以西的地区，因此，金沙江两岸的傈僳族居民大大减少。

經是“板瓦为屋，耘耨、稗为食。”乾隆《維西見聞录》則說：“垦山而耘，地瘠則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則多酿为酒，昼夜沉酣，数日尽之，粒食罄，遂执劲弓药矢，猎登危峰石壁。”这些地区的傈僳族已进入輪歇耕作的农业，但狩猎和采集仍作为获取生活資料的补充手段。但居住在怒江地区的傈僳族人民則較上述地区的傈僳族为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鉄器虽已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但竹木农具如木鋤、竹棍等原始工具还在生产上作为重要的輔助工具。这时期主要是鋤耕农业，很少犁耕；刀耕火种的輪歇耕作方式占主要地位，耕地尚不固定，居民經常迁徙流动，所謂“人随地走，人走地荒”。与輪歇休耕的农业相适应，漁猎和采集生活还占很大的比重，并且以家族或村社为单位进行定期的集体围猎和在江边捕魚；妇女則从事采集和編織麻布。生产資料的占有虽然有多寡之分，出現了貧富差別，但尚无明显的階級分化。

二、十八、九世紀傈僳族人民起义

在清皇朝反动的大民族主义的压迫下，十八、十九世紀期間，整个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先后掀起了大規模的抗清和反土司运动。在烏蒙山区有滇东彝族、回族的抗清运动；滇南有瀾滄、耿馬、双江拉祜族、佤族的抗清运动；滇西北地区則有大理、保山的回民起义和泸水、維西、永胜等地的傈僳族人民起义。其中尤以維西的恒乍起綑义，永胜的唐貴起义为甚，其規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土司、抗清运动中，除大理的回民起义之外，傈僳族的几次大起义是极

为突出的。这些反抗斗争和起义虽然最后被清朝镇压下去，但这些斗争和起义运动都给予封建统治者以重大的打击，对于历史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泸水弄更扒枝花扒的抗清斗争

1746年（清乾隆十一年）泸水秤戛寨（今称戛寨）傈僳族弄更扒、及排把、幸党寨傈僳族密老五，欧傈傈等因不堪永昌府（保山）清朝官吏及泸水六库白族段姓土司^①的压迫苛派，集合民众数百与清朝官吏及土司对抗，并用“伏弩”射伤团练数人。与此同时，江外阿昌族头人早可也配合秤戛更扒等围攻片马、鱼洞等寨，一时约集千余人，声势渐大；云贵总督张允随及巡抚图尔炳阿等闻报，共调集官兵574员并兰州、澜沧江、鲁掌、六库、漕涧、大塘、明光等地土目、土练共1,339名，委腾越协（今腾冲）副将谢光宗为总统，楚姚镇标中军游击岳崇美为副统，于当年十月分路围攻幸党、秤戛等寨。秤戛傈僳族首领弄更扒等“恃险施放滚木擂石、标弩，打伤兵练”^②在傈僳族人民的坚持抵抗下，清官军终不得逞。清官军噍使鲁掌土巡捕茶尚庆“将弄更扒诱离伊寨，擒缚，昇至波定，……两旁岩上施放擂石，抬伏被伤奔避，弄更扒亦即跌毙”^③。这一抗清斗争终被镇压下去。

清副将谢光宗镇压了弄更扒之后，进而“分兵三路，一由片

① 明万历年间，云龙旧州土知州段保之后段嘉龙、段嘉祺（白族）分防六库、老窝，为世袭土职。其后又以段其光为戛更土职，段其威为卯照土职，以茶尚庆（彝族）为鲁掌土目。

②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一〇，第十八页至廿一页。

③ 同上书。